

# 三国谍影

暗战定军山

长篇小说

何慕 著  
三国·谍战·悬疑



# 三国谍影

暗战定军山

何慕 著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三国谍影 : 暗战定军山 / 何慕著. -- 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214-19578-4

I. ①三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9825 号

书 名 三国谍影 : 暗战定军山

---

著 者 何 慕

出版统筹 陈 欣

责任编辑 张一申

选题策划 紫焰传媒

特约编辑 王菁菁 杨新雨

封面设计 郭 子

封面插画 车锦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  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8

字 数 235 千

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9578-4

定 价 36.00 元

---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# 三国情报机构

## 进奏曹

魏

主官：曹丕

东曹掾：司马懿

西曹掾：蒋济

鹰扬校尉：贾逸

昭信校尉：田川

## 军议司

蜀

主官：诸葛亮、法正

左都护：李恢

右都护：费祎

## 解烦营

吴

主官：孙尚香

左部督：胡综

右部督：徐详

# 目 录

楔 子 定军山迷雾 /1

第一章 细作名单 /5

第二章 反间计 /25

第三章 伏 击 /56

第四章 暗线密布 /80

第五章 试 探 /132

第六章 棋 子 /171

第七章 圈 套 /194

第八章 许都乱局 /225

第九章 意外之人 /273

## 楔子 定军山迷雾

夏侯渊脸色凝重，沉默不语。

仰起头，高处山脊上，密密麻麻的蜀军正变换着阵形，准备下一轮的攻击。想不到纵横天下数十载，却在定军山这里吃了大亏。

一阵鼓点响起，第三波箭雨遮天蔽日袭来，犹如滂沱大雨一般砸在亲卫们筑起的盾墙之上，发出了密集的笃笃声。仓促之间遇伏，蜀军占据高地，射程要远远超过己方。麾下的校尉们早已组织过弓手反击，奈何只能射到蜀军阵前三十步开外的地方。轻装突袭变成了坐以待毙。

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不是说蜀军只有一万余人吗？不是说刘备带主力去攻打张郃了吗？不是说这里几乎只剩下一座空营了吗？为什么蜀军准备得这么充足，好像早就预料到会被攻击一样？

身旁的偏将苦笑：“将军，这情报似乎不太对啊。”

夏侯渊认得他，是曹仁的族弟，他冷冷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怕了？”

偏将肃容：“不敢。”

夏侯渊沉声道：“给你五百铁盾兵，突上，扰乱蜀军线阵！”

偏将愣了一下，咬牙道：“末将遵命！”

他转身，大声招呼着队列后方的铁盾兵们，在箭雨中整合队形。虽然不断有人被弩箭射倒在地，但在都伯们的弹压之下，还是组成了方阵。随着一阵低沉的号角，铁盾方阵犹如一尊巨石，开始缓慢而又坚定地移动。箭雨射在巨大厚重的铁盾上，只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，尽数跌落在地上。

但夏侯渊脸上没有一丝喜色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。

许久，随着西蜀军营中红色信旗的舞动，几十张床弩在浓重的蜀地口音里，被推到了阵前。

夏侯渊转头，对着儿子夏侯荣道：“准备铁骑冲阵！”

夏侯荣重重点头，前面的五百铁盾兵只是个诱饵，为的就是引蜀军出动床弩。床弩虽然威力巨大，但装填缓慢，至少需要一炷香的时间。而一炷香的时间，足可以让骑兵冲过三百步的距离了。

他悄声传令下去，骑兵们在迅速聚拢。

嘶哑的床弩机枢声响起，手臂粗的弩矢撕扯开空气，带着尖锐的叫声劈入铁盾阵。嘭，嘭，嘭！铁盾碎裂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弩矢犹如一道道闪电刺进盾阵，将前排持盾的魏兵贯身而起，又接连穿透了后面的几个魏兵，飞出几丈远。随即，闪着乌光的弩箭找到了盾墙中的缺口，带着涩耳的啸声冲入人群，哀号之声再度暴起。

夏侯荣飞身上马，大喝：“众儿郎，随我突阵！”

骑兵从散乱的阵形中冲出，在山坡之上快速汇拢，组成楔形阵，直奔山脊上的蜀军而去。只要骑兵突入蜀阵，扰乱蜀军的锋线，那么蜀军的地形优势就不再明显。夏侯渊再次抬头，傲然凝视着山脊线上的蜀军，坚信只要一鼓作气冲上山脊，胜利仍唾手可得。

“糟了，白眊精兵！”身边响起一片低呼。

夏侯渊凝神望去，只见山脊线上出现了数排长枪兵。这些长枪兵都

身披铁甲，头盔两侧垂下两条白色绶带，手中长枪的尺寸也不同寻常，足是一丈八左右。枪头一尺有余，夺目刺眼，一看即知是上好的精钢打造。

“白眊精兵……”夏侯渊喃喃自语。他看着正奋力冲锋的骑兵，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了悲戚的神色。白眊精兵是刘备麾下精锐，全部由身经百战的老兵们组成，是不遑于虎豹骑的天下精兵。对上他们，普通的骑兵没有半点便宜可占。

骑兵转瞬冲到，白眊精兵却已列成五层线阵。面对呼啸而来的骑兵，阵中没有一点退缩之意。在还有五步远的时候，长枪分层刺出，犹如怒放的烟花，将阵前的敌人连人带马纷纷刺下。

数百名骑兵，竟然无一突进阵中！

“荣儿……”夏侯渊喉头滚动，脸色阴沉，死死地盯着人仰马翻之处。

他明白了，伏击的蜀军不但占据了地利，还把自己军中的兵种配置、甚至一贯的突阵打法都摸得一清二楚。一定是有人将军情泄露了出去。所谓的蜀营空虚，也只是个诱饵，要诱杀的正是他夏侯渊。

是谁出卖了我？张郃、徐晃，还是曹植？

一声炮响，白眊精兵的血色长枪已经竖起，缓缓退回阵中。山脊线上出现了红色兵服的蜀军，犹如密密麻麻的火蚁。这是总兵力只有万余的蜀军吗？这里就至少有三万之众！鼓声雷动，铺天盖地的刀盾兵越过山脊线，直扑下来。

身旁的副将焦急地在大喊着什么，夏侯渊看了他一眼，又木然转过头去，看着如潮水般涌来的蜀军。

副将大吼一声，带领兵士们迎了上去。

夏侯渊勒紧缰绳，并未跟上。他冷冷地看着战况，好像事不关己一般。蜀军居高临下，直冲下来，像柄猛利的朴刀一般将面前的魏军硬生生劈开，然后迂回分割，将魏军围得水泄不通。眼下，红色军服的蜀军，正如一丛丛旺盛的烈火，疯狂地吞噬着蓝色军服的魏军。

夏侯渊仰天长啸，索性闭起了眼睛。



似乎过了很长时间，又似乎仅仅过了一瞬，战场上的厮杀声已经凋零，归于死寂。夏侯渊睁开了眼，身边只剩下了几个亲卫，前方的战场上堆满了尸体。蜀军正在有条不紊地前进。

他横枪立马，冷冷看着缓慢逼近的蜀军。

黄忠策马阵前，扬起马鞭，指着夏侯渊喊道：“足下可是征西将军夏侯渊？死到临头，有何话说！”

夏侯渊沉声道：“黄忠老匹夫，敢否与我一战？”

黄忠扬眉道：“敢不从命？”

夏侯渊怒喝一声，纵马冲出，虽然兵败已成定局，但至少要拿下黄忠首级！他俯下身去，手中镔铁长枪藏于侧后，死死盯着快马而来的黄忠。眼看两骑只剩十几步远，他却觉得左肋突然一凉，整条胳膊酸楚异常，低头，看到左肋生生没入了一根投枪！

是名策马随行的亲卫。夏侯渊认得这名亲卫，数年前因为他果敢勇猛，被调到了自己身边。想不到在这山穷水尽之时，竟然痛下杀手。

“你？”夏侯渊大怒，右手镔铁长枪直刺而出，“我杀了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畜生！”

那名亲卫看着刺来的长枪，不躲不闪，大喝道：“奉寒蝉令，魏军主将夏侯渊授首！”

话音未落，镔铁长枪已然将这名亲卫穿胸而过。夏侯渊却为之一窒，心中大惊。寒蝉？怎么可能是寒蝉！

耳边马蹄声骤响，黄忠已杀至眼前。夏侯渊勉强抽枪刺出，却见黄忠挽了个刀花，三停刀猛然荡开枪尖，沿着左侧呼啸斩来。

夏侯渊颈间一凉，眼前天旋地转，然后迅速被黑暗吞没……

## 第一章 细作名单

夜色已深，大雨如注，世子府中依旧灯火通明。

曹丕负手站在门前，静静地看着遮蔽在天地之间的雨幕。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，仍没有减弱的势头，园中花木在大雨的敲打下东倒西歪，一片狼狈景象。

他叹了口气：“黄河决堤，两岸十多万饥民流离失所；冀州民乱，贼人已经占据了三个县城。除去这两件紧要事不说，后面的长案上，还摆着近百件大大小小的琐碎事。蒋济，不是我不想查寒蝉，一个奸细而已，就这么紧要吗？”

蒋济没有回答，跟曹丕相处久了，他知道这位世子不是每个问题都需要答案。这样的反问，在更多时候，近似于一种表态。看得出来，曹丕对于彻查寒蝉之事，并不是很上心。

今年正月，定军山一战，不但折了夏侯渊将军、益州刺史赵颙，还被西蜀黄忠攻占了箕谷等十余座县城。魏王震怒之下，命令世子曹丕监

国，自己亲率四十万大军于长安启程，疾援汉中。

而定军山之败，主要是因为军情被寒蝉窃取，泄露给了西蜀，被占尽了先机所致。屈指数来，寒蝉这个神秘细作至少潜伏了一二十年，却从未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就算是专司刺探情报、缉拿间谍的进奏曹，追查了十多年，换了几次主官，也没能把他挖出来。

“两军交战，军情瞬息万变，寒蝉若要及时传递消息，理应潜伏在军中才对。”曹丕似乎主意已定，“不过，父皇既然要求在军中、许都同时彻查，那你们进奏曹就做做样子……”

门外忽然传来通报之声，打断了曹丕的话，是临淄侯曹植来访。

曹丕微微怔了一下，脸上随即浮现出笑容，快步走出了大殿。雨依旧下得很大，顷刻之间，已经打湿了他的衣服。雨水顺着衣襟，如断线般淅淅滴落，更显得人憔悴不堪。

一炷香之后，萧墙外才转过一把华丽的油纸大伞，曹植衣着光鲜，在护卫的簇拥下走了进来。看到立在雨中等待的兄长，曹植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擦肩而过。

曹丕有些尴尬地收起笑容，跟在后面向大殿走去。刚进大殿，就看到曹植径直坐到了首席上，他不禁皱了皱眉头。但随即，不快的表情一闪即过，曹丕微笑着道：“子建，你怎么跑来了？”

“诶，兄长你怎么浑身湿透了？你看你这府上的长随，没有一个有眼色的，下这么大的雨也不知道给你撑把伞。”曹植故作惊讶道。

曹丕在偏席坐下：“无妨，无妨，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尽管说。”

“我是临淄侯，又不是世子，能有什么要紧事？”曹植笑嘻嘻地回应，“听说因为细作寒蝉作梗，定军山之战我们才落得大败。你那个进奏曹不是专门调查细作的吗，平日里自夸国之利器，怎么眼下一句都快过去了，这案子还一点儿动静都没有？”

曹丕道：“你看，我这不是已经把进奏曹的主官蒋大人请来了吗？我们正在商议此事。”

“现在才开始商议？”曹植失声笑道，“兄长的动作，未免太慢了一些吧？如果换作是我，现在只怕已经查得七七八八了。”

曹丕赔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如今对于此事，我真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不知道子建你有何妙计？”

“监国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兄长既然坐到了世子的位置上，就该做世子该做的事，哪能说些擅长不擅长的话？”

曹丕连连点头：“不错，不错。为兄承蒙父王错爱，被封为世子，整日都觉得政事繁忙，心力交瘁，有时候竟有推脱逃避的念头，这是要不得的，得改，得改。”

“嘿，兄长说是整日繁忙，忙的是克扣我侯府用度的事吗？我这个月的用度，少了两成，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世子你呢？”

曹丕怔了一下，解释道：“子建你想多了。不光是你，所有曹氏子弟的用度都削减了。眼下黄河决堤，冀州民乱，父王的四十万大军也要供给……”

“你世子府的供给削减了几成？”曹植冷笑。

“三成。不但是我们曹家，汉帝的供给，足足削减了五成。”

“哈！兄长的意思，是拿我跟那个傀儡比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曹丕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我那侯府里，不但有三百多名奴仆，还有五六十名歌姬舞姬。难不成兄长想让我侯府内的那些美人，一个个都饿死不成？”

曹丕讪讪道：“为兄一时间没想到，是我疏忽了。这样吧，我回头命宗正再斟酌斟酌，给你匀点儿如何？”

曹植打了个哈哈：“我就不明白了，黄河决堤、冀州民乱、父王亲征，他们所需要的钱粮，是我府内这四百多人能省下来的？就算我不是世子，只是个侯爷，但府内如果饿死了个把人，传出去总是不好听。世子啊，您说是不是？”

他说完便起身离座，随从立即撑起大伞，紧随其后。曹丕送出殿外，

冲他的背影拱了拱手，回到殿中，依旧是一副平常神色。看到一旁低头待立的蒋济，曹丕笑了笑道：“我这兄弟，性子就是这样。父王将我立为世子后，他就一直阴阳怪气的，今晚让蒋大人你见笑了。”

蒋济低声道：“不敢。殿下为国事操劳终日之余，还要应付宗室，也难为您了。”

曹丕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不说这些没用的。寒蝉一案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入手？”

“殿下说得对，寒蝉应该是潜伏在前线军中，既然有程昱大人在军中彻查，进奏曹这边就例行公事好了。”

曹丕沉吟良久：“彻查寒蝉，是父王的意思，我这个做世子的，当然要懂得为父分忧。就算寒蝉潜伏在许都的可能只有一成，我们也要下十成的力气去查。”他看着蒋济，问道，“你手下，有没有这几年远离许都，又精明能干的人？”

“有。进奏曹的石阳都尉贾逸，心思缜密，屡破奇案，是个人才。”

“贾逸，贾逸……”曹丕嘴角浮现出些许笑意，“我想起来了，他父亲因为贪腐被斩，办案的是司马懿吧。”

蒋济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，就调他来许都，专属寒蝉一案。”曹丕顿了顿，回身从长案上拿起一卷木简，递给了蒋济，“魏讽参奏陈柘，我已经批复过了，这个，就交给贾逸去办。”

在许都，进奏曹并不怎么显眼，那扇只有六尺宽的大门总是不经意间被路人错过。进奏曹的院子也不大，东西各两排共十间厢房，每间厢房里都有三名书佐日夜轮值，将天下九州的情报进行梳理，挑选出其中较为重要的，呈送北边的两间大房。朝东的那间，坐着东曹掾司马懿；朝西的那间，坐着西曹掾蒋济。原先的进奏曹主官陈群因为定军山之败被免，现在进奏曹也就这两位大人各司其职，直接隶属世子曹丕。

此刻，西边的一栋厢房内，贾逸正读着长案上摊开的塘报，眉头紧锁。时值初春，深夜仍有入骨凉意，而贾逸却浑然不觉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他的脸色随着塘报上的字迹一道阴晴不定。吃力地读完最后一个字，才发觉油灯已经快要熄灭。站起身，换掉快要烧尽的灯芯，坐下，重读。

定军山之战已经过去了一个月。这一个月内，进奏曹进行了详尽的调查，形成了手上的这份塘报。

简单的一卷木简，却重如千钧。

塘报上详细地记载了整个定军山之战的过程。张郃驻守东围，夏侯渊驻守南围。刘备趁夜强攻东围，张郃部事态危急，向夏侯渊求救。夏侯渊分兵援助张郃，自己想要来个釜底抽薪，强攻蜀营，却在半山腰遇到了蜀军的顽强抵抗，当场被黄忠所杀。

根据逃回来的兵士所讲，夏侯渊中伏之后，与黄忠对阵。本来以两人的实力，谁胜谁负并不好说，但夏侯渊却被亲卫暗算所伤，在一合之内即被黄忠斩于刀下。而那名亲卫，则在暗算夏侯渊后，声称是寒蝉所命。

寒蝉。

“寒蝉”这个名字，进奏曹的人都非常熟悉。当初设立进奏曹，是为了刺探情报，稽查细作。自建安三年以来，进奏曹已立下不少功劳。远的不说，在去年正月，就发现了金祗与太医令吉邈、少府耿纪、司直韦晃等人密谋的叛乱。而那场叛乱，应该就是寒蝉谋划，进奏曹在吉邈身上发现了寒蝉令牌。本以为寒蝉已死，可现在看来，吉邈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。

那个暗算夏侯渊的亲卫，是东郡人。父母早亡，于九年前应征入伍，一直老老实实在军营里当兵，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。如果说他是寒蝉的人，那至少无声无息地潜伏了九年。寒蝉不会蠢到一个一个地去试探收买夏侯渊身边的亲卫。九年的时间啊，寒蝉的人，竟然可以如此隐忍？

军队中，还潜伏着多少个这样的人？

贾逸叹了口气，疲倦地揉了揉太阳穴。

究竟谁是寒蝉？西蜀对于魏军的军力配备、战略意图、据点虚实都清清楚楚，而这些情报，不是权力核心的人根本接触不到。已死的夏侯渊、赵颙自不用说，剩下的还有徐晃跟张郃。莫非这两个人中，有一个人就是寒蝉？徐晃、张郃，均为降将，背叛这种事，就像偷情一样，有了一次，难免不会让人怀疑还有第二次。只不过，这二人在夏侯渊大败之后，重整残部，据汉水布阵，挡住了刘备的攻势，给魏王的援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若二人其中一人为寒蝉，为何不放刘备长驱直入呢？

贾逸摇了摇头，又拿起了塘报。

除寒蝉外，进奏曹难缠的对手，还有两个，西蜀的军议司和东吴的解烦营。军议司的主官起初是襄阳名士庞统，庞统死于落凤坡后，刘备将军议司交给了法正。仅仅六年时间，军议司在法正的主管下不但肃清了益州的魏吴细作，更是将眼线遍布天下。据说这次定军山黄忠大破夏侯渊，也是得益于法正的奇谋。法正现已名震天下，就连魏王也发出了“收奸雄略尽，独不得法正”的感叹。而东吴的解烦营，则是由孙尚香担任第一任都督，设立八年以来，在与魏、蜀交锋中互有胜败，实力亦不容小觑。

室内的光亮又渐渐暗淡，贾逸索性吹灭了油灯，起身推开房门。几位书吏在两侧厢房的灯火辉映下，来往忙碌着。贾逸有意无意地往东边瞥了一眼，司马懿的房间门窗紧锁，没有一丝光亮。对于这位上官，因为杀父之仇的缘故，贾逸并无好感，心中还藏着深深的恨意。

司马懿行事太过于小心谨慎，这样的人通常城府极深，毫无破绽。况且，司马懿有狼顾之相，许邵曾经说过，拥有此相之人，皆怀帝王之志。魏王对他也是且用且防，并不放心。

会是司马懿吗？贾逸心中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。单从这次的定军山之战来看，他的嫌疑并不大。但结合前几次寒蝉出现的状况，最为可疑之人，就是司马懿。虽说定军山之战时他不在汉中，但凭他跟世子

曹丕的关系，搞到那些情报，也是轻而易举的。

一股冰凉的夜风袭来，让贾逸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怎么可能？司马懿是世子曹丕跟前的红人，怎么会相助刘备？他摇了摇头，嘴角泛起苦涩的味道，大概是自己复仇念头太重的缘故。

“看完了？”耳边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。抬头，是蒋济大人。

“看完了。”贾逸道，“大人，现在我们要从何处入手呢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？”蒋济反问道。

“从表面上看，我们的对手是西蜀军议司，但从根本上来讲，我们的心腹大患却是寒蝉。如果没有寒蝉的存在，西蜀军议司的威胁也不会这么大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先查寒蝉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怎么查？”蒋济的表情并不轻松。

“列出去年正月的谋反案以及这次定军山之战中有嫌疑的人，然后找联系。如果有人在这两群人中，或者在这段时间内跟这两群人都有来往，就能初步圈定一部分人，下手调查。”贾逸沉声道。

“嗯，想法倒是中规中矩，只可惜……”蒋济摇了摇头。

“怎么，查不出来？”

“查出来了，但牵涉的人太多。这样说吧，现在进奏曹列出来的名单一共有二十九人，这二十九人全部都有能力有时间做这件事。”蒋济苦笑。

“二十九个人，这算多么，都抓进来一个个审问不就好了？”贾逸疑惑道。

“抓起来？说得轻巧，你自己看看。”蒋济指着长案上的木简。

贾逸掂起沉甸甸的木简，工整的隶书小字映入眼帘，第一个名字是曹丕。他挠挠头，接着看下去，第二个，曹植；第三个，司马懿；第四个，夏侯惇……



贾逸尴尬地笑笑，放下了木简。这些人不要说抓起来，就连派人跟踪监视，都不是进奏曹能做主的事。

“不然的话，我们可以设一个局。”贾逸道。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向这二十九个人散布不同的假情报，西蜀如果有所反应，我们就可以……”

“不行，人太多了。如果只有四五个人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但现在有二十九个人，而且个个身居高位，难保不会有人侧面去求证情报的真假。况且，若是让魏王知道进奏曹一下子向这么多人下套，未免会心生疑虑。”蒋济摇头。如果能查出来还好，查不出来的话，岂不是把朝野重臣全都得罪了。

“大人……该不会是想去汉中查吧？”贾逸犹豫道。

蒋济笑道：“去汉中能查什么？程昱那个老匹夫正在军中忙乎，他会以各种借口排挤咱们的。”

贾逸心头浮上了一个大胆的念头，咬牙道：“还有一个方向，属下早已想到了，但是不敢说。”

蒋济淡淡地笑着：“你我二人之间，还有什么敢说不敢说的？”

贾逸眯起眼睛，道：“汉帝。”

“放肆！”蒋济厉声喝道。

贾逸低头，沉声道：“大人，刘备前几年还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流寇，空有皇叔之名，却没兵没钱没粮没地盘。在赤壁一战后，他才趁乱占了荆州，向西取了益州。而寒蝉，却已经活跃了十多年。所以，他不太可能是刘备的奸细。定军山之战，虽然有寒蝉相助刘备，但恐怕并不是刘备联系的寒蝉，而是寒蝉联系的刘备。大人，试问如今天下，希望魏王败，刘备胜的，还有谁呢？”

“你敢怀疑当今天子？”蒋济冷然道。

贾逸抬起头，迎着蒋济的目光，道：“大人，在我心中，天子不姓刘，